

日记

曾国藩全集



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

毛泽东

京华出版社

温
林
编

曾
国
藩
全
集

京
华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全集/温林编,一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01

ISBN 7-80600-616-8

I. 曾... II. 温... III. 曾国藩(1811~1872)—
全集 IV. Z4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9929 号

曾国藩全集

编 者 ☐ 温林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(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100011)
(010)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

经 销 ☐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☐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☐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☐ 3500 千字

印 张 ☐ 200 印张

印 数 ☐ 0001-2000

出版日期 ☐ 2001 年 9 月

书 号 ☐ ISBN 7-80600-616-8/G·372

定 价 ☐ 1280.00 元(全套 16 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曾国藩全集

日记
(上)

日记导读

曾国藩文集总量有一千五百万字之多，而他的日记占了十分之一左右，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了，而且曾氏日记颇具影响，后世多有编辑，不过对曾氏日记也是各执自家见解，众说纷纭，其中著名的是他的门生王启原。

光绪二年(1876)，王启原整理编辑曾氏日记，并作序，序中说：“其所为日记，条综于日用行习之间，检摄于幽独密微之地。”这大概是因为日记体裁不拘一格，所以常常记得驳杂，也由这一点，王启原便依日记内容，将之分为十类，即学问、省克、治道、军谋、伦理、文艺、鉴赏、品藻、颐养、游览。初看上去条理清晰似无不可，但细思之，则不免不得有私心自用之嫌，我们从探究曾氏记日记的本心何在入手来解说曾氏日记。

曾国藩在二十四以前，只是在湖南打转，他把科举看作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，平日忙于读书，交友也不广，朋友无几，而此时的日记也简单，内容不多，常常是“某日，晴”、“某日，阴”三两句话，而且日记记录时断时续。曾国藩的日记真正对他而言变得重要起来，是因为受到两个人的影响，他们是唐鉴、倭仁。

唐鉴，号镜海，湖南善心人，嘉庆十四年进士。他精研程朱理学，在当时属义理大家，在他身边聚集了倭仁，吴廷栋，何桂珍，品贤基等一群名士，颇具影响。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(1840)正月到京的，以后一段日子过得令他自己深感不安。在六月初七日的日记中，他写道：

“留馆后，本要用功，而日日吃喝，不觉过了四十余日。”

这种生活与曾氏在家乡慨然欲有为的愿望大相径庭，曾欲摆脱这种生活但不得法门。

同年八月，曾氏买了《朱子全集》求教于唐鉴，唐鉴教之以朱子为据，敦品治学，且要身体力行。与此同时向他推荐了号为“时闲”的倭仁。

倭仁是河南人,1928年他与李棠阶,王庆云,罗绕典等人到京师“会课”。所谓会课分三步:一每天记下心得,以期改善迁过;二互相批阅目录;三互相当面指陈得失。他们几人“每月六集,互为宾主”,只有倭仁坚持完十年会课,名声大振,号为“时闲”。他从早到晚,饮食言行都有札记,凡自己思想行为不合于义理者,全都记下来,以自我纠正。倭仁日记讲究:“体味有得,立志为学,居敬有心,穷理致知,察己慎动,推己及人。”曾国藩于十月初一拜见了他并学日课册做法。日课即立一标准,每日核对自己是否达到,课查行为反省自身。

真正激起他记日记的一件事是在十月十六日,他与朋友聊天,谈及“镜海先生,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,虽造次颠沛,亦不间一天”间氏非常想效仿他。

人的思想总在变化,而且曾从倭仁日课颇有心得,终于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,想起日间种种,愧愤之下,立下“十二课”,期望“新换为人”。“十二课”是曾氏对自己素质提高定下的准则,包抱“主敬,静作,早起,读书不二,读史,谨言,养气,保身,日知其所之、月无忘所能、作字、夜不出门。”曾氏以“十二课”为宗,每日评判自己,严肃整齐否、头脑清醒否、早起否、读书否、言语留心否、心底无私否、饮食节否、学问进否、诗文作否、写字否、珍惜时间否。如未达到标准必痛斥自己。如有一次日记中写道:“无事出门,如此大风,不能安坐,何浮躁至是!”另一次记:“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,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。即不痛改旧习,则何必写此册!”等语,可见一斑。

我们来检验曾的日记执行情况与效果。

日记须天天写,而曾氏这种习惯的养成也费了好大功夫。如道光二十三年,正月初九,也就是曾立“十二课”将近一个月之后,日记中记到“所以须日课册者,以时时少过,立即克去耳。今五日一记,则所谓省察者安在?所谓自新者安在?吾谁斯乎!真甘为小人,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。”于是便把前几日日课尽行补写了才算。

除却记日记本身外,我们再考察其“日课”效果。这分两类,一

种是行为,如早起否,读史否,另一种是性格,如主敬否,我们先看前者。

早起,这一习惯的养成看似容易,其时取见一个恒心。曾氏并不是一个懒人,但其起床早晚有很大随意性。我们统计,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卅日,九天未记早起还是晚起;十一次“晏起”十次早起,其中三次祝寿,一次要到礼部朝房。这一个月他不是在家住,而是和同学住在一起。道光二十一年正月,曾在京,而曾父也在京,他只有四次晚起,其他日子全部早起,“侍文座”。就在“立课”的前一个月,即道光二十年十一月,曾有十二天是晚起,他父亲不在京。而且上述晚起的日子中,日记记录没有丝毫自责之意。我们再看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八到岁末,就是他立课后(他是初七立课)的二十来天,我们发现有一次起得晚,即占了一半。看这些日记,我们能感觉到与未“立课”前的明显不同之处:初八,“晏起”;初九,“早起”;初十,“晏起”,何以自解?”十三日,“晏起,可恨”,十四日,“晏起”;十六日,“晏起,直不成人,日高三丈,客已来矣。”十九日,“晏起,绝无警惧之意矣!一早悠忽。”廿日,“艮峰先生(倭仁)来,一见惶愧之至,”廿一日,“晏起,昨夜寝不成寐,思又虚度一岁。一事未作,志不立过不改,精易乏如五十岁人,良可恨也。何以为人?何以为子?又思有应了事数件,诺愆期许久,思之悚然汗下,展转不寐。”廿四、六、八皆“晏起”。曾氏立课责神态顿呈眼前,竟然一次失虑,另一次一见老师,惶恐之至。我读到此,嘿然自乐,觉曾氏憨态可掬。再往后看越觉曾氏果然是一有恒不可多得之人,因为到次年三四月,他已几乎每日早起,而且每日必记“早起”二字,随机抽看了咸丰八年十月、十一月,全部记录全部早起。日课中早起条成效若此,其余皆类。

关于第二种,仅举一例,即可见曾氏反省之深刻,又可见曾氏反省克己之效。

有一次曾为文祝寿,小珊也来视,席间曾与小珊言语冲突,不欢而散。曾文以“宽以待人教曾,曾恍悟,亲到小珊家致歉,归而记之:

“小珊前与予有隙，细思皆我不是。苟我素以忠信待人，何至人不见信？苟我素能礼人以敬，何至人有谩言？且即令人有不是，何至肆口谩骂，忿戾不顾，几乎忘身及亲若比！此事余有三大过：平日不信不敬，相恃太深，一也；比时一语不合，忿恨无礼，二也；齟齬之后，人之平易，我反悍然不近人情，三也。恶言不出于口，忿言不反于身，此之不知，遑问其他？谨记于此，以为切戒。”

后世梁启超先生对曾氏有一评价，十分精当：

“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，而固而知，而勉而行，历百千艰阻而挫屈，不求迈效，铢积才累，受之以虚，将之以勤，植之以刚，贞之以恒，师之以诚，勇猛精也，坚苦卓绝，如期而已！”

这里梁启超先生讲到曾国藩的品行：困而知勉，百折不挠，虚心勤廉，刚毅贞恒，推诚以用，锐意进取。虽嫌有过溢之美，但也是对曾的素质的肯定，我们应客观看待这一点。

综上所述，曾氏日记是作为曾自己修身的工具，警醒自己，时时克己，以达目的。曾也正是靠了这一手效手段提高了自己的素质，在太平天国起义后，他才突出于其他的士大夫，成为了太平天国最难对付的敌人。我们评价曾氏或正如评价希特勒。

“他是个敌人，但也是个应学习的敌人。”

目 录

日记上册

道光十九年	(1)
道光二十年	(20)
道光二十一年	(30)
道光二十二年	(59)
道光二十三年	(82)
道光二十四年	(98)
道光二十五年.....	(115)
咸丰八年.....	(121)
咸丰九年.....	(191)
咸丰十年.....	(254)
咸丰十一年.....	(319)

道光十九年

正 月

初三日 天阴雨

丹阁叔留舍。朱尧阶夜来。

初四日 阴

辰后，拜祖墓。午刻，朱嘯山来，王待聘妹夫来。作书邀刘冠群来舍。又作书寄霞仙。季洪弟自来痘。夜与尧阶、嘯山谈至天明。夜三更大雪。

初六日 大晴

二妹之儿已刻死，儿生五十天。家中酬龙愿，同龙至添梓坪德六从祖家，申刻归。朱尧阶、嘯山辰刻归去。

初九日 阴

早，至柳衙叔家，申刻归。陶村四叔来家，同饭柳衙叔家。

初十日 阴

早，至任尊叔家。饭后同龙至曾祖坟上，又至元吉公坟上。午饭宽五弟家。夜归。

十二日 晴

早饮祥坞从祖家。饭后同龙归。夜散龙。

十三日 晴

大姊家起龙至予家。邀彭百乘、寿七至舍，为楚善叔衡阳卖田事，予托百乘二人调停。是日家中客多，共十馀席。朱尧阶专人来

舍，约余于廿四走彼家，拟同当朱良二庄田。四妹议许字朱凤台之子，尧阶遣人送男庚来。夜作书复尧阶，不愿成当田事。又作书与朱啸山，将四妹女庚发出。又作书复刘霞仙，论事甚详。睡时五鼓矣。

十五日 晴，阴

左凤阁饭后归去。家祖归。朱尧阶申刻来，言终当成当田事。

十七日 晴

饭后由岳家走欧阳宗祠，共八席。夜宿阳祠。

十八日 阴

由欧阳宗祠走庙山家祠。夜宿洙石渡王家，家祖亦宿此。

廿三日 晴

由塘头湾归家，申刻到。家中种痘者，满妹痘不好，甚危急；叔淳弟初发现，尚好；儿子未发热。夜着刘一、王荆七走刘冠群家，请医弟、妹。

廿四日 晴

在家。满妹痘又发小的，颇红，医人谓是子来救母，杂投人参、鹿胶。

廿七日 大北风

是日备行李，将往尧阶家。肩輿十人，皆已收拾待发，以满妹及儿子痘症险逆，不忍行，迟至午刻始行。行半里许，遇刘东屏先生，因与同归。即作书遣人走尧阶家，言不复去。又作书与朱凤台，另订告庚日期。儿子痘愈益密，如聚粟满地，无复界限，色紫红。东屏举方要清热解毒，有西庄、犀角等药。夜，稍泻，哭稍止。夜深，大雪。

廿八日 大雪，寒甚

满妹痘愈险，痘不灌浆，不甚服药，一切饮食不入口，但喜嗽口，而人甚清醒。自昨日未时，咬牙战口，本日愈甚。夜，愈危，面上痘痂皆指爪爬破，面及颈皆烂，血渍被褥，淋漓不复可视，臭气薰蒸，其实惨极。二更后，余扶持儿子，不复去看满妹。儿子本日仍服昨日方，但去西庄。不复啼器，渐昏弱，无生气，心知不可救药，

犹冀幸万一。

廿九日 阴雨

辰刻，满妹死，余尚未起。时叔淳弟痘亦密，甚危。家中哭泣不敢出声，恐惊叔淳。满妹生于道光十年庚寅八月初八日辰时，至是生八岁零一百七十一天。满妹病，全赖澄侯调汤药，扶持床褥，余甚未尽手足之情。自廿三日，常服补剂人参、鹿胶，竟不能济，痛哉！是日买棺去五千钱，敛葬皆不从薄，葬于油麻冲。满妹临死，遍呼家中人，独不呼儿子桢第，知其危也。儿子是日服补剂，夜深始服高丽参汤。只以船小载重，医者刘东屏知其无济，余亦知其将死。是夜四更始睡，余与内人并不能寐。

二 月

初三日 阴，雨

昨日请刘东屏诊视家母。母亲积年多病，东屏谓服药数剂，必当大效。姑存此方于左： 代赭石^{四钱}_{生研末} 三光参二钱 抱木茯神四钱

白旋覆花三钱 元半夏三钱 生白芍二钱半

炙粉草一钱五分 河南枣^{二枚}_{去核} 干柿蒂七个

小麦米二钱 老生姜三钱引

初四日 阴雨

刘东屏归去。温甫弟伤风。

初六日 晴

温甫弟病未愈，请陈丰六开方，下半日又请王大诚开方。母亲在厨下跌至地，幸无伤损。前在衡阳，欧阳山托荐馆，余荐至葛中道家，本日作书付葛，催令下聘关。夜磨墨。

初七日 晴，大暖

温甫弟尚未愈，陈丰六又开方。彭宜人来。作《哭亡妹亡儿》

辞。夜请医人尹光六来。

初八日 晴，大暖

温甫弟病愈。与尹光六下棋。申刻剃头。夜，家庙向无丁祭，陶村族叔议兴祭，每人捐谷二斗，祖命为记。是夜，为记约四百字。

十一日 晴

辰初出门，由井字街走王子山，宿紫殿李恒四家。

十二日 早微雨，辰后阴

由李家走紫名桥、五里山、金蓬、姚家桥，夜至洲上朱太姻伯家。

十五日 阴

在朱家。早起，写庚书，四妹许配朱良七爷子存一为室。日，朱家演戏。写联、幅，夜至三更。

十八日 晴

在梓门桥与朱尧阶当朱良二田。是日踏田，地名大屋场洼门前虾公塘，共茅屋三座、瓦屋一座；筒车三座：一独占、一三分占一、一六分占五。旧佃彭明青、彭步端、简贤、玉书、易朝宗、彭开一皆踏清，在彭明青家吃酒。是日着屈二、萧三送钱叁拾千回家，并庚书、鞋样。

廿日 晴

朱良二旧佃彭简贤阻新佃易朝宗耕，昨日有人和释，劝朱出钱三千。简贤已写退耕领信字，本日复强悍不服，辰后带上永丰分司处法禁。午饭后，由永丰起程，至走马街宿。

廿三日 晴

寄衣在霞仙家计灰鼠袍套一付、大毛皮袍、皮马褂、单腿裤。托刘买茶叶并衣包送归。留家书在刘家。由刘家走大波曾姓。

廿五日 晴，大热

辰后写对联。午饭后，由田家湾至金家湾。彭景三来，接家信，又接金竺虔京信及金年伯信并勤七信。本拟由金家湾走成忍斋家，因闻成忍斋已走省，故拟由金家湾走江母舅家，下县去。

廿九日 小雨

由彭廉軒家十里、羊古幽十里、大風墩十里、扶木亭十五里、測水五里、街埠頭十里，至江維世外祖家。

三 月

初三日 晴，大熱

早飯豫章母舅家。午飯彭家冲河潤外祖家。夜寫〔宿〕彭家冲。朱堯階、龔云亭并有信來，言彭明青事，余作書回復。

初四日 晴

大熱，僅可着單衣。飯后至喬〔莽〕麥田孝六外祖家。下半天寫字。彭四、廖兆佳自家來，家嚴有手示，言家中彭人盜柴事。澄侯有信，言今年用功課。歐陽淦溟先生有信，言黃蓉浦求寫樹德堂跋。昨日朱堯階信內有呈官詞二紙，要托在縣告狀。余回信言此刻縣考，余宜回避，待考試后再告。昨夜打牌未睡。初四夜雷。

初七日 晴

由魚塘起身，未刻到縣城，住其宮殿。

初八日 晴

留縣城。縣試二場發案。請家德二開單拜客。衡陽黃蓉浦壽六十，托歐陽巨川先生托寫樹德堂跋，是日，撥冗書就。夜，寫家信，着人明日歸。前寄錢肆拾捌千在江行八母舅家，是夜作書與江，明日着人去接錢送歸。又作書付寧鄉曾衍咏之子道二家，約三月廿外至伊家去。

十二日 雨

是日，縣試四場。在寓寫對聯廿條付，扇子十餘把。

十五日 陰

辰刻後寫對聯。午刻，飲羅瑞森三爺家。申刻歸寓，寫對聯，剃頭。亥刻，寫扇。子刻，作書寄寧鄉家仙舫上舍興槎、白廬啟事興耘。昨日，仙舫回書來，送銀式十兩，道彼處此刻不必去，且請余為伊母作壽序。余復書，謂他日當作壽文，寫屏送至伊家，伊又求

写对联二首，亦付去。又送伊钮松泉联一首。子刻，作家书。又作书寄朱尧阶，为梓门桥事。

十六日 阴，晴

辰起，与勤七叔将县城一切用费算清。辰饮后，由城起程，未刻至普眼堂曾祠。

十七日 大雨

住普眼堂。写对联。朱尧阶有信来，道梓门桥事已清。是夜作书复尧阶，四妹订于十月十六日于归。夜写联。五更未睡。

十九日 阴

早写对联。辰后，由灏水走谭家桥曾逢吉家。夜打牌。曾光文来，为逢吉言讼事。逢吉家有叠葬祖坟鰕鱼山，曾被彭如舜强葬八棺。乾隆四十九年构讼，至五十六年，李藩邑侯断结押杆，给印谳为执照，藩邑侯亦有谳。兹于七月、二月周佐才强葬此山，劈坵骑头。逢吉欲与周兴讼，故与余商。

廿日 阴

住逢吉家。上半日写扇。午饭后，作寿序一首，系衡阳唐赓虞求伊父五十寿文。夜二更始誊起。作家书，明日将送寿文回家。又打牌一刻。又将逢吉与彭家讼事老案稿阅看。

廿二日 大雨

住蒋家。蒋颇有藏书。是日阅余所未见书，有《坚瓠集》、《归震川古文》、钟伯严选《汉魏丛书》及诸种杂书。蒋求书“慎习楼”三字并跋。下半天写对联。夜打牌。

廿三日 晴，大热

由蒋家起程廿里，灏水过河，十五里，洋古幽廿五里。宿和睦亭。

廿四日 晴，大热

由和睦亭十八里，侧水过河，五里，街埠头廿里，中沙。夜到家。行李及下人皆宿贺家坳。

廿七日 雨不止

唐家请予于廿八日走伊家写寿屏，予应廿九去。夜作书与朱凤台姻叔，订做装；又作书与霞仙，将遣人去接衣；又作书寄欧阳巨

川先生。

四 月

初一日 晴，微雨

写唐诩庭寿屏，福青缎写黄字，字学柳诚悬，参以王大令、董香光笔意，结构甚紧，笔下飒爽雅健，甚自许也。汪德庄世兄亦于是日至唐家。唐家又请敖姓人写寿屏。是日余写七幅，敖写五幅。

初五日 晴，大热

由唐家走洪光桥，至孟公坳，走回子岭，至牧云峰，夜宿希六伯家。

初七日 大雨

住高嘴头。写条幅数首。着人走面湖幽十四、唐福十八、鸥江桥廿三处发信。下半天打牌。

初八日 早，大雨；日中，复大晴

由琥翰堂走松陂曾祠，顺便扫墓三处。下午，饭寺冲，系松陂祖山。下半天过金兰寺，日黑人祠。

初十日 晴，大热

由松陂祠行四里，至黄蓉浦家。是日，松陂祠未具贺仪。又前年，父亲至此祠送匾，伊言当送钱来家贺，后食言。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。又前日要余扫墓，情理不顺，余盛气折之，祠内人甚愧畏。

十二日 晴，大热

面湖幽昨日有人来接，订十四日准到。黄家仍音樽。松陂请人说情，送押钱陆拾肆千。

十三日 晴，晚大风

由黄家起身，夜宿软比桥。着吴六送信并钱回家。

十五日 晴

由曾祠至逢时三爹家。着刘一走龙田桥发信。

十六日 晴

由逢时家至大启家，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，大启已诺，约七月初遣人去问信。大启年少，少[好]读书，颇有义气。

十八日 晴，大热

由花江滩至唐福，谒支祖坝公墓，次至祠。夜宿王八爷家。

廿日 晴

由唐福至鸥江桥。使者由家来，接父亲手示及四弟信。阅《汉书》韩、彭、英、卢、吴列传，荆、燕、吴列传。

廿一日 晴，下半天微雨

由鸥江桥辰后走唐福，仍至花江宿世禄家。

廿二日 晴，下半天雨

由花江下衡州府城，未刻到。是夜作书付金竺虔，作书寄文昌生，又作家书，又作书与庙山凌云叔，约同往耒阳。是早，寄信与花江人往耒阳。

廿三日 雨

会衡阳沈明府，道及彭雅涵偷窃事。并会戎厅。着五人回家。

廿四日 大雨

会费鹤江前辈衡州四府观察，并拜客十馀家。闻徐晓村夫子凶讣。

廿九日 晴

曾上玢送饭来寓。家中有书来，兰姊于四月廿日生子，为之狂喜。二弟付文一赋一来。昨闻大考信，季老师一等第三，升少詹。

五 月

初一日 晴

着使至杨立山家，欲收回丙申年所寄书，立山言已遗失矣。

初三日 晴

由铁纲辅起程，行三十里，至栗江，宿鲁班庙。作试帖一首。

初四日 雨